



東越胡應麟撰

書館藏

世率以二酉為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

六大酉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

弘之荊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

畱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

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

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荊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

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蓋楚

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傳之且地與武陵接壤

故又傳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撰其名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廣雅書局宋

而傳於小酉云耳太平御覽止錄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偽瞭

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

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

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閩

風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具編等宋人以下亡

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

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

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

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攷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

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

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卽全語未見所出  
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  
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腴子序  
謂語怪說賓猶甘腴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  
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編末肉攪部皆鳥獸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攪者臊草  
居者膾也見雜俎第七卷

諸皇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  
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郭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

諸皇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

筆叢卷三十五

己部 二酉錄遺上

二

廣雅書局采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代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  
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於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

此事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本三寸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

爲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置髻

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藪語未盡得之蓋

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臯而獻子諾之亦

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

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

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

爲非人持草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  
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  
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說郛字句多脫落者因攷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錄之  
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考通考有姚氏殘語  
六卷然非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臯之義最爲明了惟支諾臯不知何義攷  
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臯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  
所謂支諾臯者續攷陶九成說郛所採酉陽續俎乃有支諾  
臯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  
臯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  
分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臯耳支動支植者  
雜俎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爲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臯  
之義益明矣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一西經續上

一廣雅書局采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  
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謂支甲支癸者卽  
支諾臯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  
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臯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間子由病臥績溪云  
瀚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  
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  
知天咫尺知民則韋昭曰咫尺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

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渌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竝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盧已確據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徧攷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矣攷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絕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經遺上

四

廣雅書局刊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縱以自娛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啟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爲上三嬪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足辯哉

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閻後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

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  
食之名曰搖民按竹書紀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有易  
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徵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  
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  
殺商侯因徵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  
如此可發一大噓也

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第  
以二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  
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  
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  
爲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  
天帝之女不九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  
有湘君夫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  
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二酉綴遺上

五

廣雅書局

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  
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一女也堯二  
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亦豈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帝  
王之女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  
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  
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  
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蓋因  
堯典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儀占月之譌後世嫦娥之說所

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詖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爲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凶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眞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恣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泰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麻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遺上

六

廣雅書局采

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卽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癘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天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

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  
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爲  
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雷山中三年後入韓  
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  
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  
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卽自犂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  
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  
曰嗟乎爲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當  
及母乃自犂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  
而哭絕行脈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  
離事爲一者附會審矣而其說亦僻可喜錄之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二酉經遺上

七

廣雅書局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  
宋以前得之脩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  
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  
所因襲當是采集眾小說爲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  
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  
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郭尙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  
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宿師儒卽一  
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顛舛世代魯魚初學士讀之或取  
入詩文用誤人不尠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  
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

淵第中闕唾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  
胡澗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徧閱諸藏書家悉然  
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尙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繇  
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已攷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尙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  
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  
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繇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  
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鷺會  
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  
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繇爲連州參軍刺  
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廣記  
無賴類有宋之繇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有之蓋宋  
人采廣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爲此事也古今文人以力聞者  
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經選上

八 廣雅書局采

藝苑卮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友遂同衾枕篤  
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合葬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  
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事亦載太平廣記冢墓  
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於此知宇宙之大亡所不有也又  
吳陸東美夫婦合葬冢上生梓樹二身同根相抱爲一有雙  
鴻常宿其上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

陸夫婦跬步不相離人謂之比

肩人孫權因封

其墓曰比肩墓

廣記又載令文嘗以五指撮確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眾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眾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將軍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躡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爲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卮言載前代力人事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一西綴遺上

九

廣雅書局采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卮言所載元人鄧弼舞劍墮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罕知因錄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

踏數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  
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遺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  
弼至眾槩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  
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  
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  
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蓋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  
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爲吳道子  
舞劍擲劍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眾辟易然旻爲將又開  
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

此時高暉李日月達奚少俊竝稱萬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

耳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二酉綴遺上

十

廣雅書局采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眾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一事奇

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媪年可

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衛李曹曹廣問其何

官廣具答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媪曰吾

年二十六嫁張營爲妻營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

方營爲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營之貌酷相類

吾營卒汾陽傷之吾因僞丈夫衣冠投名爲營弟請事汾陽

汾陽大喜令吾代營職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

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熒獨遂嫁此店潘老

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

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媪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

餘復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  
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歷記女子僞作男官者此最  
職任高顯乃不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王至  
欲以爲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尤爲怪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沈氏唐李氏羣盜者東漢呂母稱將軍徵側

徵貳反交阯宋李全妻楊妙真五代賊帥白項鴉僞男子有  
軍功者晉木蘭唐張營妻醜而力而德者梁鴻婦孟氏美而  
力而節者苻登后毛氏右諸人漫憶其燿赫餘未易更僕陳  
然總之未必皆勇力卽勇力未必絕人也惟劇談錄一婦人  
異甚而太平廣記勇力類不收因錄之卽此知唐人小說中  
奇事廣記固有不盡收者非以刊落大槩遺亡耳神策將張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一西綴遺上

十一

廣雅書局

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賈文牒往州郡暮投旅店覩其母  
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凌侮吾母子無不  
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卽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  
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騾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  
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壻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  
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常事  
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搯一畫每  
搯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  
日亟行

枝山前聞所謂惡新婦卽此其  
載王昌女盪舟事差足亞之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書鄭太  
傅注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

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橈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奄有之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爲尙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繫髻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絕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瞑眸奮飛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攷之當是一人廣

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遣取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一酉綴遺上

十一

廣雅書局採

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

人明矣

廣記又一說稱五人同以披牛壓死互異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

近日西賓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當進皆爲小勃

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

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

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

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

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

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

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

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  
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眾屍亦不復  
見右事載酉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攷玄宗紀林甫傳  
天寶年間竝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  
爲吐蕃所招及其笏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  
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詒累討不捷立宗特敕仙芝將馬步  
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  
適婆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度擊大破之立宗使術士韓  
履冰往視因懼不欲前仙芝畱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  
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  
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  
婆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卽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  
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  
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竝無屠城及冰  
雪等事蓋以傳有術士韓履冰及婆勒川婆夷河遂詭以爲  
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絕與  
山海經所載夏啟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  
談無從攷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  
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  
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

攷誤已辯之并附錄爲笑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嘗得三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軼殊多因併錄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刻之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五

筆叢卷三十五

己部二酉綴遺上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四

廣雅書局景

東越胡應麟撰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卽莊夷堅卽列耳二書固極談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瓌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東晉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策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國者凡瓌異之事彙爲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今瓌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於平陽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酉綴遺中

一

廣雅書局採

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爲啟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攷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竝諸書所無蓋皆瓌語中事也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瓌語一則云齊景公伐

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

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天下小上

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

遂不伐宋也又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

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

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二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爲二者攷冊府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爲一而所紀稍不同

又子產淨遊事別見

楊用修云汲冢瓊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僂之人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僂於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西經遺中

二

廣雅書局采

楊用修又引瓊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當得之類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尙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誑於賓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眾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眾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

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洎好奇勦掇文士俳譎舉妄之或不致後來之誚云

此書卷帙繁重尙未成編其辯駁大都畧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

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

者甚眾攷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

卷二甄

異錄

卷三

廣異記

卷一

旌異記

卷十五

古異傳

卷二

近異錄

卷二

獨異志

十纂異記

卷一

靈異記

卷十

乘異記

卷三

祥異記

卷一

續異記

卷一

集異記

卷一博異志

卷三

括異記

卷一

紀異錄

卷一

祖異記

卷一

采異記

卷一

摭異記

卷一

賢異錄

卷一

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槩近

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

以所記稍不同故也

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

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

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實以遣餘

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

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

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

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

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人所撰余

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

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爲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  
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攷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  
發前漢時宮人家者人猶活旣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  
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  
崩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謀可謂絕竒然他書謂之縊非斬首也  
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眾  
云有首無首孰佳眾泣曰有首佳帥曰汝不知無首亦佳又  
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秦謀之  
甦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事尤怪并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  
梟首家人昇其體歸每飢卽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  
孔中飽旣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  
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  
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酉綴遺中

四

廣雅書局采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  
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後聞冢女復活  
問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  
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  
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  
此凡干寶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  
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謀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

家書目所無見本傳

蘇長公仇池筆記一事絕類  
太丘所記豈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  
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  
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  
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  
至一大冢冢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著白練衫丹縵襦襜傷  
左髀以襦襜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  
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  
繇傳注中因錄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  
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  
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二西錄遺中

五

廣雅書局采

異路我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  
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  
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  
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辭  
於此矣氣彊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驗之遂  
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啟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  
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  
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  
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  
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  
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

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爲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篡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氏說今  
刻此書於谷神子下注此三字蓋本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  
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穎上馬  
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  
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  
諸書迺知刻本鈔集所遺甚眾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  
指託者尙未得之當續攷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  
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  
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錄且昌齡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西綴遺中

六

廣雅書局采

適集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  
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  
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  
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爲蕭八代祖書佐  
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嘆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  
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承掌奉使歸未及家  
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  
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裸坐羅列盤饌環遶  
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  
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孰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

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囂諸人奔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局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及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郭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之戟手

筆叢卷三十六

己部 二 西齋遺中

七

廣雅書局影

大罵寨曰此病人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

取蘇氏子劈爲兩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

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遞舖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傷蓋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

談多若此夫古有剝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雋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傳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爲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

使景盧賓客復掇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

一笑

諾臯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砍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已驚走乙就視妻半身存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胷有釁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客掇酉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臯一事云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第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還馬鬼訪親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一酉綴遺中

八

廣雅書局宋

爲妹倩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爲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貰酒爲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戶牢如擘乃壞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面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壘僉載一事正同惟以爲周大足時泰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月色

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蛇鼠也忽  
觀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  
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入綃紅翹翠豔冶  
絕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闐驚之道士小顧  
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伫之禮敢爾龕率厲聲  
曰此處有地界無歎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僮耳唯伏其前  
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一餉間崔  
生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粹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  
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  
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  
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

筆叢卷三十六

己部一西綴遺中

九

正廣雅書局採

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誘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  
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  
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卽雜俎事夷堅  
掇之耳

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  
崔曙事觀此二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侏儒也

張睢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

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

撫青襍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

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

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

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如至中

軍二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

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迺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癍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蛇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盲鼓

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 西經遺中

十

廣雅書局采

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辯汲井得人  
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冢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  
乃人也載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真有人矣  
井中遇人事  
甚夥獨此事  
於原說脗合總之不若景  
陽宮井爲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踰踔之說詭爲后夔好事者撰爲仲尼

之語以闢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說夢

也  
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  
以實之此非廣讀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

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

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

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卽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

博異作羅韓空度九秋霜當以雜俎爲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腳手蓋亦毛穎革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言者及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爲疑此極可大笑世間叢祠并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尙徧天下况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爲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簞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一酉綴遺中

七

廣雅書局

唐人小說如桺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桺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桺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癡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妒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一親極念而不幸際敬通之厄居常扼腕

弗堪每欲叢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一書之亡而未暇近  
讀史堅志妒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於左方郭二雅妻陸氏  
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斂丁盜數四昭憂  
之尙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  
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妒忌以箠死鞠訊天  
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  
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  
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爲然  
卽異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爲正獄致刑今之殘  
虐姬媵俾弗聊生者苟道陽誅陰謫盜可免也且一龍之妒  
生旣甘心其妾俾死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妒  
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妒忌者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 西 竇 遺 中

十一

廣雅書局 采

宋何先異間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  
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  
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鈔錄之誤今說郭  
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  
此未經刊削云異間又載周某入兜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  
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譌又  
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卽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

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  
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尙可若  
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  
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  
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  
前數種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成綽有情致詩詞亦大  
率可喜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二西齋遺中

三

廣雅書局聚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東越胡應麟撰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辭用弱集異記文彩尙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覩矣豈辭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盧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雕甍盤礎檀竦森碧瓦鱗差瑤堦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 二酉綴遺下

一 廣雅書局

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鍊奧古奇語甚多洪景盧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季孟玄卿其指可觀至所引陳幼霞事誤隨筆已明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卽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饒樹頭目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間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綠得雙鯉中有

上元章篆字若丹蛇遶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奧義不可量  
金刃割青紫靈文爛煌煌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  
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疊疊珠靡  
間明月光勸我穿絡縷繫作裙間襜挹予以詞去談笑聞餘  
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  
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  
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  
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  
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  
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陵尾  
句與今集中小異

夷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二西齋遺下

二 廣雅書局采

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迴雙舞袖綠  
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卻鍼詩雖卑  
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  
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  
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  
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  
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  
扇子知皆絕有風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櫓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蚪  
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  
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咏筆

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縛尖圓狂僧堪笑堆  
成冢豪客曾間掃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爾湧春泉  
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  
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徧蒐諸小說彙爲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  
以資談噱聊撮其尤

四言如玉盃金釭愿陪君王那郢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  
右成行綺縞續紛翠睂紅粧王歡願盼爲王歌舞願得君身  
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卽  
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  
人作也

此詩二首其  
已見四言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二首綴遺下

三

虞雅書局采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翽  
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  
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  
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敘疇昔勿以棄疵賤全篇古意又高松  
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  
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  
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蒼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  
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仁良  
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衫服皆

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  
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  
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  
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豔無人蘭蕙  
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  
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  
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矚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  
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  
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墮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  
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 二酉綴遺下

四

廣雅書局深

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  
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  
未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裘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壘坐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  
忘卻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  
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  
絮海燕乘春卻下來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  
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  
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又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

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牀頭錦衾斑復斑架  
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  
格特新然眞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  
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麻意然是耿將  
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

見廣記  
精怪類

妓詩云宮中細草香紅濕宮

內纖腰碧窗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傷朱簾玉鈎立亦風味  
可人又五原分袂眞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煙花處處  
春北邙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夜清涼峰  
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  
豔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

俱女  
仙詩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一西發遺下

五

廣雅書局采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披山  
色翠節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團圓夜如鏡碧樹  
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

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  
晚雨簾纖梅子黃晚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著  
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

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

宣華孟  
蜀殿名

又太平廣記鬼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  
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

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拆看又酉陽雜俎鬼詩流水涓

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

梨花詩話總龜鬼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  
教布施剛畱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  
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叫杜鵑又江上梳  
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梳杆笑  
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  
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瓊瓏玉花藏  
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婉約可觀然樹萱是宋  
人僞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  
烏篆牌連江張蕙幔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  
春風何處到悽悵不勝懷此首亦類晚唐而韻用鹿盧格又  
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  
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尊休惜醉今夕  
正綿綿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  
虛碧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聲此地無絃彈棹  
烏莫浪驚味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  
閣盆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爲鬼物所憑  
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雪山腳石蟠蚪亦佳錢仲文湘  
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旴起名在第六今以  
爲解首非也

見王伯厚  
困學紀聞

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  
長隨日腳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人武照宮中詩

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

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

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見翰府名談載詩話總龜

夢類蓋五代人作也許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

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

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

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羅帷

空度九秋霜西陽雜俎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

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古今詩話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

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傷人應笑忘還家詩文玉屑又焦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二西發選下

七

廣雅書局采

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

咏裙百疊漪漪水縐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

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

俱奇警也見詩話總龜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

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

去老卻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

臨安鄔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

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

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

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異

數字耳卽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盡槩其餘矣右何子  
元餘冬序錄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同乃爾然皆不如西溪  
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  
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此作磐良翁詩終南人父  
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廕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  
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  
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爲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  
人題良翁作誤以爲仙故又訛爲藍喬而又有飛昇之說也  
周密林外之說又因外有飛梁壓水詞而訛爲此  
詩夫以一詩而紀錄參差四見載籍他可勝道哉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煙草嘆今來古往物換人  
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中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二西經遺下

八 廣雅書局采

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瑣認  
雲屏煙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  
虹橋詞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爲閩中人作訪之果

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訛也  
高宗知外閩人者以叶韻

得之又蘇長公嘲  
李伯時畫亦類此

草木子記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閒流螢夜深至甚喜既  
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此意非范不能知然是鬼境非鬼詩  
是僧詩非僧境

樹萱錄宋王銍性之撰蓋幻設怪語以供抵掌取忘憂之義而

鄭樵列於種樹家大爲可笑其載元撰夢中遇李長吉白樂

天等共賦詩至老杜一律僅四句宋人詩話以爲非杜不能

眞所謂夢中說夢者景盧辯爲秦少游詩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瀟散作閑人西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樹萱載止此全首見秦集中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屺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爲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兩家家操蘭竹籬煙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師詩楊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七脩類藁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

兩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  
出韻者或郎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  
多一曲霓裳歌未闌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  
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童子燒松火遲我鑿輿下玉霄

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  
人云欲題紅者卽續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  
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洗  
卻胭脂似雪糝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  
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爲解大紳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  
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  
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驚知爲淵聖降也  
野語又云眾士人爲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一酉綴遺下

十

廣雅書局宋

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  
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辨云以八煞爲韻

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  
齊發隱隱鵲橋咿軋九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

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  
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錄之

又鬼詩兩箇空階曉無心換夕  
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舊

日間簫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  
深閉翠微中二首揚用修極稱之

仙七言絕如許碣詩閨苑宮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

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呂洞賓醉舞高歌海上山天

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去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劔寒無名氏  
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  
碧桃無限花皆頗有方外風然假託甚眾若虞伯生酒樓之  
類是也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畱人自有畱人處陳  
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  
不再來林寬詩今全篇竝存可笑

筆叢卷三十七

已說  
二酉齋題下

十一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七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尙矣  
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僻事夫異  
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  
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  
亦有麤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微襲耀  
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  
斥弗語卽井羊庭隼閒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  
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  
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夸黜奇衰獎閎鉅掇遺逸扶隱幽權  
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  
明亡當之弗足貴云乙丑仲冬麟識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議引

廣雅書局

東越胡應麟撰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  
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  
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類實繁神異洞冥拾遺雜  
俎之屬率假託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厲階浸  
淫大洞竺乾諸部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曰子曰集  
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撰也道多麗經事  
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精史難於覈子難於洽  
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爲門戶古今鴻鉅罕得二三大都上  
資天授下極人功纖毫弗備尙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爲止篲  
此其難也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  
別爰有叢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逕尤廣昔人  
專一往往終身閒遇兼長要非世用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  
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一

廣雅書局叢

六經之學廣大闔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  
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  
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  
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  
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  
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

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  
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

宋世博於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  
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  
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  
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乂蘇冕王  
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  
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立之通  
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  
司馬

虎劉氏父子

顯弟兄

敞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二 廣雅書局

者荀況揚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休諸人墨之博者也  
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  
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  
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汜勝賈總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  
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  
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  
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原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  
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  
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曾羅萬卷秀蒐廣  
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

鍾嶸之詩品歷遡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鑪古今李善之注釋  
詳備顛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藝館李  
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小逾百軸其皆博於  
集者與

經之纖蹟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文者義  
者音者蹟者攷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景純介  
甫農師元澤博於義野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懷瓘永叔  
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於攷嗣真虔禮彥  
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楊許顧陸覈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  
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摩達六書米黃罔會七音  
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嵇康東皙又自名家卽小學  
一端門逕十數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筆叢卷二十八

東部 華陽博議上

三

廣雅書局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厓者  
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張衡  
崔浩劉炫祖暉博於星厓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於方輿王  
弘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乂楊侃李壽博於職官  
蔡邕徐堅荀勗陳暘博於禮樂杜預牛弘高顯寶儀博於刑  
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詵博於  
藝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前朝  
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眾說眾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  
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瓊

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眾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迹亘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立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虞祝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難攷究之功馬鄭爲大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卽陸澄王摛並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眾說子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於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

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氣馬探千古杜  
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辭儒壹於道矣

左氏或云

非倚相然左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學之士當爲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聃爲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  
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  
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爲佛上首其人  
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卽今中國二  
藏之文總踰萬卷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  
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

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淳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學上

五 廣雅書局采

脩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立魏寇謙之後秦王嘉唐司馬承禎

張果張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

離權胡慧超呂巖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

玉蟾林靈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立丘處機

王方平漢時孝

廉顯於

唐世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

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慈求邨跋摩齊僧

崑梁寶志傅翕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

眞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摩讖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

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

琳惠琳玄琬玄禪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覺鏡基流志

玄覺志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顛法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邃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諸方外士但據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者惠能希運從諡義立等雖或有經解以禪故不列詩詞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休劉向

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嘏晉羊祜鍾會向秀嵇

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張憑謝安

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歡梁陶弘景周弘正唐

孫思邈王方慶顏真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

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叡宋歐陽脩王安石郭忠恕

張君房蘇轍王粲曾慥彭曉樂史劉涇呂惠卿葉夢得林希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縣議上

六 廣雅書局宋

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諸人多據史傳及著述行世者下做此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

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

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

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

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繁白居易

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

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李遵

勛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杜鄴匡衡谷永

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晏譙周韋昭陸績六代嵇康陸

機戴逵孫綽千寶傳立葛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野王董

子顯唐王勃顏籀韓愈李翱盧仝劉軻宋歐陽修司馬光三

王安石三蘇眉山二劉敞二葉夢得李覲吳棫宋祁陸佃鄭樵

董道陳傅良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潛趙沔胡長

孺吳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著述可徵有功經學

者也漢唐宋世文士通經術者尙眾此但據其名字烜赫著述盛行者丘明仲舒輩雖文章名世而經術專門故不

概列他  
率倣此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算厯奕射琴書靡不

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每出一長輒與專門名世並驅

至著述之饒尤爲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疑

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氏經解數百卷集

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

華林遍略六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塗業兼七錄而表章

六籍有功聖門世但譏其事佛而閎才博識絕口無稱余惜

而志之余嘗疑爲諸臣代筆然梁武素稱忌前寧肯事此惟三禮斷疑出羣下帝析其疑今諸書無一傳者湘東

之亡付煨燼矣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畜藝文

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恆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

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

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而彌文胡以弗盛

也

唐制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

廉宥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  
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爲儒宗自是隋世之  
遺耳時繼起若三秦二蓋彬彬足數高中嗣運尙聞郭祝諸  
人此後頓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庠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  
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蒞講禮章庭珪薛  
伯高徐闕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  
蔣又庠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  
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  
沒沒也漢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等尙  
多以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迥別前代矣

賈僕射昞也  
杜太保佑也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八

廣雅書局采

隋劉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於內史吏

部尙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

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

精蘊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

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數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

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

於是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嗟異其能也三代以

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有若是乎而且泛濫羣籍綜覈九流

撰造典墳修明法律自古經籍子史學問文章蔑能合一炫

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

畫圓右畫方目數耳聽口誦五事同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

攷之炫史學絕少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術勝然亦豈易得哉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算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劉姓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閉戶十年字宙奇事也

二人同應隋召同得罪事九可笑焯先卒焯以餒終借哉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錄其尤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劉寔宋劉瓛劉璉劉湛齊劉虬梁劉顯劉逖劉峻劉杳劉敞劉訐劉霽劉祥劉昭劉繩劉臻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書劉蘭劉懋隋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劉仁軌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古宋劉載劉琦劉易劉敞劉攽劉恕劉義仲劉奩劉清之元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九 廣雅書局采

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羣從七十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察魏則崔浩高允齊則邢劭魏收周則庾信王褒隋則劉炫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尙夥陳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眾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遴二周

弘正 弘襄

二張

續

諸劉 峻顯 香訐

賀 琛肩摩轂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

十數人盛哉

六代經學盛於梁以武帝究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學

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麻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僚與談多屈於敏四公進曰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軫沖襟臣腎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華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腎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腎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倏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麻數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十一 廣雅書局刊

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歸然敏詞氣沮於腎不自得輿疾北歸未達而卒案敏之學業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深信要不可爲盡誣也

南北史儒林傳悉不錄敏因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揚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籠之譏與作者幾絕轡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劭魏收周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鉉宋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參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潁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遣詣陳思侯植植得

澹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澹  
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  
千言訖謂澹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  
澹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  
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  
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  
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澹還對其所知數植之材謂之天人案  
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且事尤  
俊爽可喜錄之

史稱植經籍未嘗去手世以敏捷類以爲不讀書者故余特詳焉

學問在賦中最高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  
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  
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  
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於晚歲詩  
爲學困也束皙劉晝作賦並見譏執士踳蹬詞場是又稟賦  
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昉梁之博者也  
而恆咨於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問廣微世  
南談姓譜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以  
言張不如束李可並虞豈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爲左丞坐以糾  
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詳覈褚彥回檢宋興以來類例

甚眾竟以膚見謾聞白衣領秩峻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爲  
兩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劉於往事有所未詳而陸於近典  
憤憤甚矣博古通今儒名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竇攸颺鼠敬叔彭侯元遜侯囊賈造神雀  
張華海鳧沈括天祿雖觀記殊常而簡籍具在案圖卽事往  
往足徵多繇人不能讀不能詳耳第非洞徹心胷安得逢原  
左右三冬萬卷良不可誣至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  
緒烹未必盡屬見聞要當得諸觸類若夫敬宗姦徒贊盛詭  
釋閒操一得曷概他長段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亦難  
信也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鍾靡關學  
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三

廣雅書局

茂先燔枯木班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絕類四妖  
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狸旣博識龜亦靈明張葛愛  
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哉漫書發讀者一笑括地  
志載陳倉人獵得獸似兔遇二童子名  
之曰婿亦名二童曰陳寶與此頗同

楊脩黃絹李彪金鐘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妙至賈淵之辨墟  
墓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惟但憑攷質而已惟鄭欽悅  
推繹銘記異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攷之當時任昉沈約劉  
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眞  
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五代祖

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訔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尙在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麻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三

廣雅書局采

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已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

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  
於二九重三四百比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麻計之無所  
差也所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  
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莪業荒蕪古人之  
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  
蓋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  
而釋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  
也案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  
特寡故詳著焉

酉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

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經市出城可踪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古

廣雅書局采

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冢  
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偕往發之得粟數十  
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  
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  
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殷紅  
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腦流血返  
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  
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  
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  
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飲黃龍浴  
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

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絕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章  
執誼不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於此又一小說載  
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  
所得備盡因撰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輻  
輳如斯豈皆妄幻哉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八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十五

廣雅書局影印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翦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廣雅書局

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遼邈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

鄭以員半千爲六朝大謬員唐人其父募伍員之忠

遂易此姓見本傳中

凡譜系之學昉於漢衍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端臨通攷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也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

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  
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  
楊杜韓諸子然脩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  
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  
也至瓌偉絕特不羣之士則代各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乃唐之韻  
學韓獨爲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歐蘇雖不以學顯然歐  
於詩蘇於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  
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韓穎學見  
吳棫韻補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傅昭劉顯  
俱稱學府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  
暉遠號五經庫

筆叢卷三十九庚部 華陽博議下

二 廣雅書局采

谷郡律號 有稱廚者王儉稱陸澄書廚  
陳濟號兩脚書廚有稱籠者李善又  
傅迪有

稱笥者許懋號經史笥  
任昉號五經笥有稱篋者柳璨號  
柳篋子有稱神者鄭康成  
號經神

有稱師者曹曾弟子稱曾  
曰曹師爲立祠有稱聖者劉臻精漢  
書稱漢聖有稱癖者杜預

有稱淫者皇甫謐劉浚  
俱號書淫有稱痴者賈  
威有稱志者虞世南呼李  
守爲人物志

有稱譜者李守又  
號肉譜有稱祕書者虞世南  
行祕書有稱總龜者殷踐猷  
號五經

龜有稱海者何休號  
學海有稱苑者任末號  
經苑有稱倉者曹曾號書  
倉三事俱

遺記有稱樓者李碓號李書樓傅迪見御覽讀書類與  
李善並譏謂之稱陸澄書廚亦此類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亡論卽賢如仲

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咸百倍於世之學者

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草

木共年母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驚劣世事憤然獨癖嗜青

細逾於飲食凡史傳敘稱有同余好輒欣然領會踴躍於衷  
偶閱唐宋諸類書采摭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彙

而錄之衰病耗忘目睫之譏自分不免異時同好尙或有當

余衷哉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不釋卷事  
百餘止錄稍異者餘映雪隨月等不具錄

絕羣仲尼讀書韋編  
三絕鐵摘三折滅漆亦仲尼讀書割席管寧絕下帷董仲舒

祖卹鄭鮮之宋世穿榻魏收讀書坐一榻  
榻積久榻板中穿結繩李充讀尚書  
腰係細繩十

尋每一編作一然糠屑豆代糧朱倉擁絮江陵冠朱穆讀負圖朱穆讀

號負圖李充亦擔笈高允閉戶劉焯劉焯諸葛穎各十年馮  
偉節三十年餘陶弘景姚思

廉裴行儉張袞魯杜門陸倕諸懸梁孫敬敬鑿壁巨寄廡劉峻少

蕪下居樓張建章所掘坎游明根掘土坎墮坑劉峻讀書掌

錄董雷錄書於掌世謂掌鈔蘇秦張儀同學見異舌耕黃安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三 廣雅書局采

畫地成池又賈舌學董誥鈔書於掌以舌等身賈黃中少聰

達事見拾遺記舌學蘇折股折肢樊深讀損目王錫讀書荷鋤孔安

號口等身書引杖沈峻以杖自鑄研桑維翰據鞍樊深讀書亡

寬崔逞羊王牧羊王乘牛李牧牛張棄豕承宮聽經驅驢李固駟卻

鹿聚螢車伐薪葛洪伐拾薪承宮拾負薪劉貞采薪劉七

董燃薪范任又爨薪侯瑾爨賣薪朱買乞薪郭瓊乞薪截蒲

路溫舒折蒲王育折熨瓜鄭灼心熱種瓜步拾葉董誥拾編

以代簡陰樹魏收坐牀斷壘范仲流粟見御覽漂麥高失

柳孫敬編陰樹讀書斷壘范仲流粟見御覽漂麥高失

稻願懼讀書絕糧王欲絕糧療麻劉畫荻歐陽竊肉王劭閉

家人竊肉忘羹劉節燭郎茂讀書減油沈約親置燈范純藏

火祖瑩藏廣鈔異書劉峻竊讀官書楊獄中受書黃霸陌上

懷書崔琦市肆閱書王莽野地錄書董負版挾書董探招誦書

隗任孝恭劉恕張方平留讀人書鄭樵遇人臥用警枕馬

光李凝塵滿席馮道落燼數升呂思禮為人傭書關

崔光崔立伯為人傭作延衛為人孔安為人所役陳為人僕崔林

隸王游明為人傭奴並見傳誤入人家劉臻褚不交人事崔林

問家產崔立伯不啟家書胡不觀伎樂王不通權貴阮孝緒

不窺天子韋不對吏人狄仁日進三卷宋夜盡十卷沈

東觀讀書黃祕閣觀書張十年不歸胡七年忘返樂羊門

庭著紙左戶牖置筆王廁上誦詞錢惟廁上索文歐陽寒暑

不輟劉宣徐晝夜不倦鍾會范雲沈峻李瑾樊盥櫛不御虞

南寢食不思郎茂劉恕誰慶吊不行荀徵辟不就徐苗目不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四 廣雅書局采

窺園董仲舒三年一云十年桓手不釋卷馬懷素呂思禮于

釋卷劉昂魯肅崔林辛術軍旅不釋卷劉實王起趙逸崔元

謚裴漢疾病不釋卷餘不盡書

讀厄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者并疏左

方中固多博極土然或由神解或以術推不專問學至偶中亦有之厄言大略同鄭公孫僑知實沈

臺駘知黃熊晉平魯展禽知爰居海鳥漢傅毅知西域金人

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魏嵇康知石髓晉

荀勗知勞薪摯虞束皙並知曲水二子各證舊文張華知蛇

化雉知洛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太郭璞知驢鼠大如

灰色見景純傳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瘡骨作刀柄梁武

帝知海濱巨龜趙昭儀所化見飛燕別集劉杳知張仲師長尺知騫毘王

杰公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國鏡知八

風谷酒知扶桑繭絲杰公事並見四公記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

世浮圖見廣記異人類隋崔頤知藍田玉人漢文帝所造具冠唐李

百藥知瑯琊稻徐陵文語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東之知影蛾池上

儀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裳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

精張果真形青城王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鍾山石銘賈耽知

蝨癥知火尼知藏粟見雜俎及廣記江陵書生知息壤太平廣記建中時

道者知脈望蠹魚蝕神仙字所化其形如規髮服之長生又春秋陳章知胡充折

齒齊桓公得折齒方圓三尺陳方對曰此秦胡充齒也知鳴鶴唳中人齊桓公得鳴鶴殺之唳中有人

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名李子敖見博物志公孫僑知浮游共工之餽化爲朱能晏嬰知盤庚

大下小上知伊尹及家璞語今載御覽并陳章二事並見御覽形

筆叢卷三十九庚部 華陽博議下

覽形內史過知莘縣神丹朱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黎邨子知烏官蔡

墨知參龍氏介葛盧知牛鳴齊曠知絳縣老人年並見國語左傳又

知太子晉年漢家周書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御覽買遠知神雀漢書

本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僞鼎冊府元龜終軍知鼯鼠冊府元龜魏管輅

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本傳王粲知漢時玉珮遺製元龜吳諸

葛恪知桑熟老龜注傳六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劍氣續齊

諧劉杳知檢字偏旁知姓譜血脈並見南史本傳劉顯知獅子何色

南史樂藹知積油爲灰元龜王僧孺知古人以石爲針南史本傳潘

京知武陵郡名止戈爲武高阜范雲知白鳥所由齊高帝時事見

龜元龜裴子野知滑國即白題同貢者見南史子野傳續咸知有新氏衡石元龜崔

曠知羊腸坂本傳魏收知人日徐之才知蛤精並見北史本傳杰公知

六女國梁四公記唐許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元周焦

君知古岳瀆經廣記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孔氏楊收知姑洗龜

角出處同上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王勃文帝車南指通七曜於

甲張燕公不曉以問一行一行知其上句下句遂無知者段成式云劉禹錫知巨額老拳詩杜甫

義鵬行語老拳見石勒傳張率更知玉磬隋唐房叔道知湖目蓮子也此

人附西陳倉童子知弗迷秦時事也以上二事皆段成式知

畫菩薩光以會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此五代陳陶知

狼星直日江南主晨起於殿前得殘獸一足無知其故者以

陳崇實知鼉見葆光錄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說載爾雅江南士

此無能答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玉樓肩也銀海眼也蘇子

者見談苑蘇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寓適怨清和意黃魯直知喚

筆叢卷三十九

起催歸韓退之詩劉貢父知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見詩話劉克知人日

陰詩自元日至人日各有所屬某日陰則某物歉也又知烏鬼鷓鴣也說載王貽孫

知男女皆跪禮對太宗問也李公麟知玉璽文見宣和畫譜

沈存中知棋局數共用五十二萬字而盡局之數胡旦知束帛詩話黃常明

知孟勞寶刀也王介甫詩丁公言知唐酒價真宗問唐酒價

稱敏捷後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駁之余戲謂價之多寡由酒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及蜀酒固不得將價新豐也

又仲尼知玉羊見高氏緯略引韓詩曰水云魯哀公穿井得

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元萬頃知離合

詩見舊唐書本傳郭侍封被圍作離朱子奢知燒尾事新羊

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乃定故士人登進遷除設燕謂之燒

尾貞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朱子以此事對一說虎變為

人惟尾不變須燒乃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得鹿以問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六 廣雅書局

武上林鹿也驗之果然  
見神仙通鑑張果傳中  
張氤知海蝦蟇齒  
方圓二尺亦伊祁

玄解知龍虎玉  
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  
解玄解對云圓者龍玉方者虎玉也詢諸貢者果

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夫所致人始信服云  
尹拙知白

馬祠舊典  
宋史本傳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  
本傳王介甫客知虹玉

圍腰語  
見高氏緯略虹玉圍腰唐人常袞語也王介甫作謝  
玉圍腰語介甫大喜即用

之惜門客名氏竟不傳  
九延之知河鮪原起  
楊延秀與九

楊問九河鮪原起何典尤因舉左太冲賦及劉淵材注答之  
楊檢驗二處信然始大服九之博洽呼之為書廚云見說郛

所鈔坦齋  
王仲行知天吳字音  
嘗誦杜天吳紫凰之句顧坐

筆衡中  
容云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容莫對王獨云後  
漢書戴就收獄吏燒銀斧使航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銀

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音華李公  
稱善眾咸服其該洽云今刻說海無此事非也

葉真知玉柙  
本三國志事見說郛

筆談湯恩退知生人婦出處  
又六朝王筠知霓字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

七 廣雅書局

音五代張策知偽鼎  
見合璧事類中徐鉉知象膽宋竇儀知乾德四

牟錢沈括知天祿元耶律楚材知角端  
並見史及諸雜說凡  
厄言引者悉不錄又

說郛載宋某人  
知曾耳知肉芝

古文奇字之難辨有甚於事物者別而錄之於後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嵇康識抱犢

山神書束皙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

文尙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

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韓愈識誅鮫雷文李協識漳泉界

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益篆文  
又張敞

鼎文高佑  
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  
凡八十文字斯  
識玉印文  
通共識十字  
郭璞

束皙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鍾文  
景純張華不

識顯節陵科斗文

即東晉所識者已見危言

任昉不識尚書古文

王僧姚度識姚

詥不識鍾山石銘

鄭欽悅識

鮑照徐爰蘇寶生不識青州墓銘

希

鏡識已見危言

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

江淹識之

王起不識卷門二字段成式不識鹿杯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

扶疏類柏葉見華談

至

秦漢子書謂泰山封禪文字萬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

談也

野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

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

黑鷹得鵬雛眾莫識惟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

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

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領備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華陽博議

八

廣雅書局采

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

也余歷攷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危言之缺近讀此事遺數

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

畢鸞疑卽畢方事字之譌也

叢書又云緇素襍記云永叔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臬

屬文徒自慚於骫骳沈元用啟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

祈招而不知尚慚寡學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

晏春秋曰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案傷有胡奴執燭顧而

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稱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

是曠然發寤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

也案此書吳人王懋著當紹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攷

蓋其時未行世也

說郛亦引不見此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卮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  
卽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玉礪編事所傳古鏡篆文十  
二字尙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誕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共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  
爲勝如孝標對被王擣奪簞之類是也策者暗舉所知令人  
射覆中者爲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  
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徵者如杞不足徵之徵策者卽漢世射策之策然梁武與  
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上臨下之詞實非策也惟隸事  
與徵義同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九

廣雅書局宋

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覩僅段成式溫  
庭筠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卷軸又段嘗出獵得兔數十頭  
遣父寮屬每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僚屬傳觀無一重者又元  
陳剛中呂徽之徵驢事數十條皆或有之惟徐氏兄弟徵猫  
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徐以驢及兔事頗眾也徽之見輟  
耕錄其人使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尙爾著述其可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  
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卽鞅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

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憲輩徵事咸屈於澄乃服  
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  
齊亦稱好學聞澄語便當了然顧驗而信卽此知儉徒豪舉

爲名高耳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

諸名士咸出其門註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鼓事  
尙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

筠也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

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某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

也叢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

華第二篇爲此也詩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

事不知當時何據案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溫對如

前非問跳脫也宋人譌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亦非

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

王慤云玉跳脫出真  
語當作華陽第二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聊試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十一 廣雅書局

數事第母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字德基年十二

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案顯於十事尙不能

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熟習者眾或載所專

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五策則廉藺

鬪於鼠穴各極所難勢目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

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於劉而沈遠

不及豈事實哉

又六朝張綰受策百事得九  
十四第失六事因呼百六公

又韋纂仕齊爲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

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卽受策劉顯穎敏固已

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聞學問著固知業廢於半途者

眾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略無遺失可謂  
該矣然胡至一窘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尙書古文  
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  
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概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  
間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卽經史詩  
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  
詳察狃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覈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  
寡卻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尙稀故也二徐雖宋  
初然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猫事不過十餘  
二書之輯鉉與其間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  
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漏遺決非懸絕余斯  
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十一

廣雅書局采

唐武宗製乃方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教書所不識者惟  
周穆王傳饗門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  
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案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  
所不識者惟饗門二字則大誣也卽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  
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況窮三教書寧止此乎蓋古文自有  
不可識者前人旣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僞撰之書目所  
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徧窺四部夙究三蒼庶幾  
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尙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強記而不

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於載籍涉獵而已淹  
通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爲  
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也其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不博聞者  
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  
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誚其文章未工  
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  
訝子瞻再讀漢書原父惜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  
於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原父亦以  
文名宋此據  
前人論之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

筆叢卷二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十一

廣雅書局采

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非強記者卽此可  
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  
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荅讀某書子瞻輒問其中有某好  
亭子其人愕然罔措不知子瞻所問卽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  
蓋其慎也東坡卽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  
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  
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  
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爲法耶案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  
可見然得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脫脫歐蘇王氏間而製作不甚傳沈

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  
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盧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檢冊子故然子  
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  
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目  
睫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爲究心問學者勇亦雋才假  
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於金  
石頗覩一斑蘇赤壁二賦清空瀟洒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  
爲事東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瑛作守歐公荆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三

廣雅書局采

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  
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  
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  
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  
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  
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  
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跛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  
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  
廕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  
眞爲學也據右宋人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  
王蘇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木謂小說

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邕鄆飲酒隸僛事不勝者輒飲之坐容遂皆  
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世推強記止劉貢父所  
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  
貢父亦失之不攷也

詳一酉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場歷貴近曾請  
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  
於壁閒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閒敘畫水因曰設於  
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  
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  
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十四

廣雅書局刊

疏陋至此案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爲坫在兩楹之間反爵  
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閒豈常設耶案郊特牲旅樹反  
坫內則曰土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土虞禮僕  
於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  
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  
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  
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  
爲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論多覈然未  
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繁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呆愚

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固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譏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鶩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薨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薨香自是章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五

廣雅書局采

五物迴殊元非同類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可謂漢庭吏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攷成式所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

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

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案郎瑛類藁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祕之有楊用脩亦頗用此機如衝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脩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鑿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大薦彭年文字請與同脩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脩當無復遺恨余閒讀之疏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彭年導駕或果有典故不可知觀反玷一事知沈語難盡憑也

蘇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盧隨筆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六

廣雅書局

一則云東坡和潛師放魚詩況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子案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抵牾必他有證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誦議也第坡亦應自注以免人疑

王伯厚曰演繁露搏黍爲鶯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注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能改齋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今案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爲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攷訂可不審哉

高似孫有繁露語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案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案此與竇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

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爲虛多遜與他傳記互異當攷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之爲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案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案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不能無溢詞耳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七

廣雅書局聚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備對尙以鄉日所對未詳爲恨可謂不負所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臂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

曰無傷吾行以上俱紀聞語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

胥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胥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案

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

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此

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又古今注秃鷲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容而未詳謂之草也

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

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為瓦

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豈得謂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大 正黃雅書局刊

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清異錄拆瓦松字為一元木公

可

楊用脩藝林伐山云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

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案圖索駿以蝦

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

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案用脩每證一事必令阿乎絕倒而

此以天祿為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

明了余案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

大鱗首有一角攷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

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

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

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子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脩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蝦蟆並言卽爲蝦蟆與辟邪並言卽爲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莓苔乃黃庶咏假山詩以天祿辟邪譬怪石耳豈丘墓謂哉

詩載韻語陽秋乃宋人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攷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閒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九

廣雅書局

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攷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爲之擊節今去唐千餘載而微之事一經攷訂萬口同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漁獵旣廣識見自融而加以精心綜核卽前代之事信亡弗可攷者至如身履其閒數言尤爲曲盡如宋洪景廬明楊用脩非不有蒐廣涉正以輕於立論遺誚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徒得廣書之詆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默記等大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辯自鶯鶯一傳及魏泰碧雲駮外絕不復見豈其徒能空言未竟行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酷有攷訂之癖視所稱瓦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證驗古今亦

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諭後之君子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譌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避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尙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三

廣雅書局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亡  
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塗說其言之九邇者乃秕  
糠瓦礫至道之精矣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瓌猥存而莫  
論博雅君子齟齬天人拮据古始閭閻耳目或且未遑譌謬  
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消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  
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僞泝邇本真彙爲一編  
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附諸齊東之野云爾己丑陽  
月朔日識

筆叢

辛部 莊嶽委談引

明東越胡應麟撰

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火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主癘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辯於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乃王母之使非真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又云拒巫之山一曰龜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母使者集仙旣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

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妗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噓云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爲不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葉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

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爲一編蓋余母志云

今大士像作善財其形亦無謂華嚴載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俱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攷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道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筆叢卷四十一

立部 莊嚴經卷上

二

廣雅書局

楊用脩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眾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泠露溼金欄壞茜裙不把珠璣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譌爲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謙陋無識遂以爲妙莊王女可一笑也

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

眞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  
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攷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  
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眾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  
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  
容無一示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識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

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

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

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

曰咄咄可起妻卽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

出乃卻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

獄至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

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旣覺鎖皆斷脫又符

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

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旣得免脫入山迷惑夫道又專

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

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

一道人來俟其病因爲治之剗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

眾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又

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爲三此類甚

眾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講張眩惑紀載實繁卽特

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  
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  
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  
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  
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  
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  
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  
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  
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魚水莊生之  
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  
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筆叢卷四十一

字部 莊獄委談上

四

廣雅書局聚

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  
眾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

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

一作脩

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

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

月上庚日溺河

案首所引山海  
河圖蓋緯書也

今世縉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

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

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黃

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書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奕棋等

圖淺誕不根者甚眾獨無聞此可知也攷其出處亦各有所

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混沌

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爲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氏間有相同然不可深攷總之不足深辨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二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元詞有曹國舅攷諸仙傳曹姓無外感而諸史曹姓外感無得

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惟曹倫爲后弟見重於時年七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嶽叢攷上

五

廣雅書局刊

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卽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攷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

委巷之談耳

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

條下

案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真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絕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

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徧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荅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峩冠紺衣或蚪髻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章贈主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壘壘可讀終自論其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嶽叢談上

六

廣雅書局宋

書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蚪髻蓬鬢雙髻跣足者與今所傳正同蓋宋時羽士假託鍾離權以誑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卽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攷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每供識者談噓然宣和書畫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脩嘗敘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之句世人遂贗作此名大可笑也

仙傳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查絕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

之問其伎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朵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燈接轡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穆委談上

七

廣雅書局采

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譌爲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譌爲外甥耳

文公貶潮州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仍觀長安牡丹改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

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安道尙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右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博

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揆爲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爲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到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爲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爲之

齊東野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慶厯間豈何顯於宋世自稱

唐人耶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卽梓潼之神文

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斃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蘇委談上

八

廣雅書局宋

梓潼出處謂文昌尙近之所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景挾彈圖初花藥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其花藥詭荅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類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景有天人相見於花藥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皇耳然則孟景之像一譌而爲梓潼又再譌而爲太宗皆可笑也

孟景嘗刻石經於蜀又與花藥納涼詞世但

知李重光景文雅殊不二也唐末名畫皆入蜀故應屢見於圖

世又謂張星之神為張仙案西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日姓

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

不絕倒竈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

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

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開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

甚麼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

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

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

我封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嚴委談上

九 廣雅書局采

還復一時用兵託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

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

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事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

有之今二祠香火徧海內不止蜀中矣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

聞攷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

宣和畫譜大厯中名畫周昉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

素卿皆有之五代左禮朱繇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質始

漢末唐宋而盛至於今極矣張道陵教法凡祈禱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著山上一地下

一水中詳載漢書

今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圍碁象戲握槊而已彈碁樗

蒲打馬打樞采選葉子等俱不傳今圍碁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案程氏演繁露云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碁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則漢棋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棋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棋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製固應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棋局稍異閒爲之耳又胡宿詩又有三百枯棋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據也

今奕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中以口弈始云以東五南九置子次東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其說雖極詭誕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鄧艾開西蜀圖奕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又鳳池一卷尙載諸譜中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微委談上

十一 廣雅書局采

神仙雖長生天地迴絕凡民至於伎倆藝能未必盡超人世余歷攷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及書畫要自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擬之當行作者終自不同止如奕棋自王質爛柯之後辭用弱又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棋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碧幼慕清虚年十六辭父入名山遇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坐大磐石上對棋碧爲侍者觀先生棋皆不工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棋可坐因與叟對奕亦不敵於是有老先生開

戶出召君對之其棋少劣於君因笑謂曰欲習何藝乎君言願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後君布卦言事若神據此則仙家之棋反受教於人世正與王積薪事相反二書皆唐人撰總之俱不足信然仙家者流蕩意平心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數疲神則此說或反近之間余言者當失笑云

晉郗鑒也

老先生者云卽

又廣記載唐待詔滑能棋品最高偶遇一人求與奕遂爲敵手其人垂別謂滑曰吾天人帝命取公棋耳滑尋卒然則天人

之奕固亦不加國手矣并識博笑

今戲具圍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爲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嶽委談上

十一 廣雅書局采

楊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攷惟玄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旣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輶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慘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案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攷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

迴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案司馬溫  
公七國棋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續攷

通志周武象經止一卷王褒何妥各有  
注則云二十卷者又丹鉛錄之誤也

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晁無咎廣象棋圖局十九路子九十八

今溫公七國譜傳晁譜鮮知因錄其序云象戲戲兵也黃帝

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

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棋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

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

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

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棋三十二爲兩軍耳意

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棋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

筆叢卷四十五部 莊徽委談上

三 廣雅書局宋

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  
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  
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五說而爲  
之則涿鹿之縱橫猶目前矣右序載馬端臨文獻通攷譜錄  
琴棋類據晁則宋時象棋縱橫皆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橫九  
路與宋時頗不合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爲與今  
正同則唐宋固無異而國朝或未盡同也

今之雙陸卽古握槊也事始以爲陳思王製而無明證晉世稍

稍有爲此者六朝唐宋相沿洪遵譜尙行世其製正與今同

而唐製不可攷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氏譜雙不載因戲錄

之雖其說詭誕不必論也東都陶化里空宅張秀才者居之

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着剡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長行子三十骰子一雙案此製正與今同但今雙陸始列必八行而唐六行稍異然洪譜有三梁雙陸每半三梁正得六梁唐製或同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六梁言恐未然凡握槊終乃六梁無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獵委談上

三

廣雅書局宋

先列六梁者

國朝某侯家多姬妾嘗賓客對局命姬妾三十衣緋綠代長行蓋真有之

今骰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同或笑投子旣方安得無六面

者是不知外國骰子有四面而無幺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面者古五木皆骰子類也但今骰子幺四皆緋宣室志張某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第四爲緋耳幺不爾也

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箴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卽今紅豆并四枚箴一面則唐骰子將近方寸矣

骰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

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奕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

投當如上字從瑀者以玉從毆者以骨皆後之變也

五木之戲盛行六朝幼嘗讀劉毅等傳邈不知爲何物長閱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之演繁露證據精詳可謂毫髮無憾矣其文多不載獨謂投子卽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時恐未然蓋握槊晉世已行五木非握槊所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戲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談上

十四 廣雅書局采

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芑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案右李肇所言則唐之長行正與今雙陸合而李以爲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譜雙合而爲一尙似未妥總之三者亦小在同異之間非必相懸絕也至史補所言博徒囊家乞頭通宵破產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其然矣乃唐人

長行之戲至盛於圍棋則理之不可喻者彈碁第聞漢晉間  
據此知唐人亦能之

柳子厚彈棋說今  
載圍棋譜非也

危言謂前導爲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閒官中  
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多載尙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爲  
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  
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  
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荅曰某非  
能知未來但某在冥中亦爲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吉凶  
耳蓋冥中考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其人多死或預言之  
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案世長  
唐名臣而此事絕可供笑因志之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獄奏談上

五

廣雅書局采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巖石偶無  
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阜  
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案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  
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  
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閣  
門闢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襜  
卽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攷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  
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  
當道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爲

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爾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  
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卓隸亦有所本卓人蓋古司牧者  
隸則與隸本不並言攷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  
未必同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  
案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  
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  
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  
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

唐初有娘子軍

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攷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獄委談上

十六 廣雅書局宋

墮馬愁眉等史傳尚未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  
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

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  
之說未為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鬢花黃略不  
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  
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攷定之

謂纏足也李後主宮人窈娘見類稿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宗齡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  
 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涵聲  
 色所為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  
 近至望江南諸闕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  
 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  
 並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刻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  
 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  
 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  
 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為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  
 為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  
 秦諸君子弗能弗為三嘆而致惜也

焉而亦屬意斯  
 道故他無譏也

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  
 行然扶衰反正之責在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嶺委談下

廣雅書局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未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乃南  
 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景前唐則馮韓  
 諸人唱酬煜世並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  
 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實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  
 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  
 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  
 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

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熟耳原二詞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詞

宋末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

氏故僞題太白以冠斯編也

楊用脩詞品又有清平樂詞二闕尤淺俚俱贗作也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辭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閒用之攷其故實極可笑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浹賭一也又合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爲閩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天鄭臚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卽他悉誣妄可見往嘗讀薛記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爲千載詞塲雪冤不覺浮三太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薇委談下

二 廣雅書局采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案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

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

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

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

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案大中卽宣宗年

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

具隻眼也

卽草堂稱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譚元爲

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鏞所撰中如藍橋

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

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襍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塲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襍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徽委談下

三 廣雅書局宋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堆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糝束因可概見而後世所爲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糝束不可深攷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卽後世副淨也

見輟耕錄

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

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卽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襍劇短套非

必如近日戲文也

觀安節樂府襍錄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

古教坊有襍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

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襍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畱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眾樂亡暇襍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攷耳

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古無外與丑蓋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

外卽副末丑卽

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卽古之參軍也

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

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襍劇不同也元襍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

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而元

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賦秀珠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

爲溫柔且張奔兒爲風流且蓋勝國襍劇裝旦多婦人爲之

也

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妓人多爲之末尼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攷之

宋世襍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襍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副淨裝旦卽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卽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

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雅秀談下

五

廣雅書局采

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

有人姓蘇艷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歐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

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案此二事絕類豈本一

事耶然襍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襍劇樅服節套大略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

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

大興凡諸襍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

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瞻縵遂爲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爲院本今教坊尙遺習僅足一笑云

梨園字面見樂府雜錄

楊用脩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中末卽今戲文中生也攷鄭德輝倩女關漢卿寶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中末蓋卽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卽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琪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卽引戲之稱俟攷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獄委談下

六

廣雅書局宋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尙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綠社唱贈爲遏雲社要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繪草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尙有之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

爲牛婿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願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曰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庶閒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徽委談下

七

廣雅書局采

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

合姓氏稍異耳

敞後官至祕書  
職位恍惚類豎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繼一也生止一女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誣讖日爲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

或謂中郎流離逃  
竄愁苦一生沒有

此誣致  
足樂耳

菽菀卮言云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

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蟻賢者耶案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尙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郭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開熱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

### 雜劇也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敬堂

八

廣雅書局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弔之張生紅娘等於鶯傳悉合獨鄭恆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絕再醮無所謂中表爭姻之說乃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閱唐雜說柳參軍傳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於生喜卽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爲子盜之笞之數十旣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案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恆之爭則斷出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

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尙傳神俊不若王高古弗如董也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卽金人以其北調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徽委談下

九 廣雅書局

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謔加之關極意酬荅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眾對此玉筋也關曰是噪耳何玉筋爲眾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噪也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卽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賣娥冤

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恆問荅語類郵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  
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尙頗殊所推闡  
下卽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闕出入  
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閒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  
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眞妙  
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  
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  
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  
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卽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  
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都莊叢談下

十一

廣雅書局宋

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  
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

有定也

滕玉霄元好問陸天錫趙子昂馮海粟  
盧疏齋姚牧菴輩皆文亡有及詞耳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  
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  
世遂以盧爲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人以  
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  
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尙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起  
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

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溫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金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入口膾炙是其驗也

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今絕不省何狀元北戲自西廂外

亦殊少傳者矣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矱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嶽委談下

七

廣雅書局宋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尙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尙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爲宋人勦入之云

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

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壻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以騙爲竊盜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腳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旣已短小而又臨階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薇委談下

三

廣雅書局宋

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以上俱繁露說據此則騙本非

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踰牆攫

崔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

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啟本事詩又東京夢

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閒騙

字音義如此今率以爲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今琵琶戲中有用此

字者俗流妄增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閒用高駢詩話昨夜

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

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實事本搜神記非杜撰

也記稱承父亡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還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練百匹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譌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攷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綠委談下

十三 廣雅書局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畱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

通鑑據吳書脩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憤憤司馬據之尤爲疏也

赤壁破曹立德功最大攷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曹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之

楊用脩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錄馮京之父名式京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 下

西 廣雅書局

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攷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醜酬余攷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父女亟請嫁之蓋因此附會也

楊本氏族錄謂爲正史亦非

用脩又云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

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

奉養之近世傳奇餽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

聞見錄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

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  
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  
伊水起亭以饅瓜名焉麟攷宋史呂實起寒素土室饅瓜當  
有之惟楊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傅粉美人大旗  
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陶穀  
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  
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  
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  
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徽委談下

五

廣雅書局采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  
兼氣依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  
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觀百藥儼體俊秀因畀  
侍兒歸豪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  
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攷甘澤謠未足憑據  
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  
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  
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  
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證也

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尙傳第不知卽陶

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演爲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卽唐僧玄奘余辯見前續攷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鑿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抽彘腸致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徽談下

六 廣雅書局

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爲玄奘耳

艾子疑非東坡然其

目已見通攷要亦出宋人聖敘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

自花閒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

極於翦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爲絕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驟讀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噓夷攷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瞿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

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纏縵工語絕多詞尤婉縝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

觀李詩律殊精詣宣成閒亶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  
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  
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擅譽二書律之慚沮甚矣

嶺南詩人孫  
黃育朝雲集

句亦  
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記乃宗吉自寓  
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人行則昌祺目擊事以擬樂天  
商婦者也緣他多虛妄并二事實歷廢之李名德顯著坐是  
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者有秉燭清談等言之則點牙  
頰而撰人周禮嘗著綱目發明楊用脩喜道之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同時曾子啟不能過既復閱瞿

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哀談得李不入鄉賢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嶽委談下

七

廣雅書局采

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翦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  
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閒有可采秋  
香亭記乃其自寓桂孟平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  
時游戲筆端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  
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眉鬢黛色云恨從張敞毫端起  
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七脩彙稟云翦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  
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奩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  
詩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案瞿  
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絕類特加以俳詭又詩詞不工爲生平  
蛇足耳楊廉夫以文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崛強怪奇筆端盛

當有此都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郎曲儒不辯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悞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爲柳香奩是和魯公嫁名韓渥楊自有續匳等作遠出其後郎說尤誤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倡供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餽釘之工惜不知其名姓并事之始末大槩是南渡時人耳惟荆釵布裙自說鄭玉之非倡女屢求其出處俱疑似閒偶聞說郭錄撫青襍說一事乃知邢氏女先與單氏子議婚後邢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身樂籍爲楊玉而單氏子以廕爲其州司戶因閒狎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爲幼所議妻遂告其父母娶之蓋誤邢字爲鄭耳布裙短衾卽邢女告單子之言詳陶氏所錄中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獄委談下

六

廣雅書局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潤爲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案孫棨北里志楚兒者素爲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鍛以挑鄭光業爲郭曳筐數十因貽鄭詩云娥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本名小潤王團兒女少時聲譽藉藉崔垂休狎之題記於潤體上爲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駸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

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袖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

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

楊用脩詞品云襄天陛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案此卽水滸詞楊謂襄天或有別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憤憤也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卽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噓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敘事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閒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八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咏嘆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中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余因嘆是編初出

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譚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彙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微委下

二

廣雅書局

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攷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

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宗齡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